

方志敏战斗的一生

方志敏烈士的一生

·

·

·

·

·

·

方志敏战斗的一生

繆 敏 著

工 人 出 版 社

1958年·北京

方志敏战斗的一生

穆 敏 著

*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东四猪市大街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9号

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
字数：61,000字·印张：3 $\frac{8}{16}$ ·插页：6·印数：1—200,000

1958年1月北京第1版

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统一书号：10007·54

定价：(6) 0.36元

我十分憎恨地主，憎恨資本家，憎恨一切賣國軍閥；我真誠的愛我階級兄弟，愛我們的黨，愛我中華民族。為着階級和民族的解放，為着黨的事業的成功，我毫不希罕那華麗的大廈，却寧願居住在卑陋潮濕的茅棚；不希罕美味的西餐大菜，寧願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；不希罕舒服柔軟的鋼絲床，寧願睡在豬欄狗窠似的住所！不希罕閑逸，寧願一天做十六點鐘工的勞苦！不希罕富裕，寧願困窮！不怕飢餓，不怕寒冷，不怕危險，不怕困難。屈辱，痛苦，一切難于忍受的生活，我都能忍受下去！這些都不能絲毫動搖我的決心，相反的，是更加磨煉我的意志！我能舍弃一切，但是不能舍弃黨，舍弃階級，舍弃革命事業。我有一天生命，我就應該為它們工作一天！

——方志敏



在 獄 中



少年时代的方志敏



被敌人綁架至南昌中山紀念堂示众，然而人民
群众看到的，正是一个偉大的战士威武不屈的形象。

方志敏是江西省弋陽縣漆工鎮湖塘村人。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十六日。那是個動亂的年代。他出生的時候，正趕上兵變，附近的人們聽見槍聲，連東西也來不及埋藏，都逃上山去了。志敏一生下來，就嗅到了火藥的氣息。

湖塘村是個風景秀麗的地方，背後靠着兩座矮山，山上長着茂密的森林，村邊環繞着花果樹，全村的茅屋，都掩蔽在濃郁的綠蔭里。村前是三口塘，水明如鏡，既養魚又灌田。水塘前面，是一片田坂；再遠一些，還有條小河，從村外東南方流過來，通過村口的一座小石橋，彎彎曲曲的流進右邊樹林里。一眼看去，真是世外桃源。但是，村里卻很不美觀。地面凸凹不平，盡是柴屑糞渣，溝里污泥汙塞，臭水中蚊蠅孳生，房屋東倒西歪，茅舍里煙塵滿布，雞屎牛糞，臭氣難聞，簡直無法下腳。

方家在村里原是個大戶，志敏的祖父在世時，男女老少四十多口人，自己有田六十餘畝，又租種着地主一百多畝，每年除去租稅，也還够吃够用，是湖塘村里少有的自

給自足戶。祖父死后，伯叔們分了家，也沒有出什麼敗家子弟。可是，不斷的天災和年年增加的租稅，却比敗家子厲害。方家因此敗落下來。

志敏的父亲方高翥，是个勤儉朴素的农民，他一生的精力，都消耗在剩下的二十亩田地里。母亲金蓮香，是漆工鎮一个农家的女兒；按当地的風習，妇女不下田，只在家里操持家务，做飯、洗衣、喂猪、背柴、紡紗、績麻、带孩子，劳动很是繁重。母亲生了三个孩子：长女方荣姪，次子方志敏，幼子方志慧。荣姪长大后，嫁到德兴張村；志慧从志敏参加革命后，曾任紅軍八十一团团长，在弋陽宛港战斗中負伤，不幸因流血过多牺牲了。

方家的孩子，照例可以讀两三年書，为的是識得名字，記得工賬。志敏七岁入私塾，下了学，仍然跟着孩子們一起去放牛、背柴，或提个口袋去撿豆子。农忙时节，老师放了假，他就到田里去，跟在父亲后面拾谷穗；父亲舂谷的时候，他就在舂边扫碎脚米。

在本村私塾里讀了三年，江西鬧旱灾，村前的三个大水塘，干得見了底，村边的小河，成了一汪細水，太陽整天晒着，田坂龟裂，禾苗枯黃；这一年，庄稼歉收，孩子們都跟着大人去找活路；先生走了，私塾里只剩下橫七豎八的破板凳。

志敏天資聰明些，讀書又用功，平日很受先生喜愛。

后来先生到烈桥地主張念誠女婿家教書时，又帶了他去搭學。因此，到十四岁时，他才离开私塾。

辛亥革命把皇帝攆下了台，老百姓割掉了辮子，虽然社会基础并没有什么改变，但新思想、新文化运动却得到开展，翻譯洋書、开办学校、提倡女权、提倡天足，一时竟成了風气。弋陽城里有一座叠山書院，原是历朝養秀才举人的地方，这时就也改成为“弋陽县立高等小学校”了。

一九一六年秋天，父亲送志敏到这个学校里来，并介紹邵家集的一个少年邵式平同他認識。志敏和邵式平一班，他們很說得来，后来成了要好的朋友。

二

志敏在学校里，仍然是个用功的学生；过去讀旧書，他总要写讀后感，現在仍保持着这种習慣；因此，他的語文、詩詞、習字等課程，都异常地好，先生常常称贊他。同學們見他生活朴素、态度誠懇、不尚空談，也乐于和他接近。不到一年，他周圍竟有許多群众了。那时候，宣傳馬克思主义的書籍虽然还極少，但是鼓吹民主革命、提倡民权、对現狀不滿的文章、小册子，在知識界里却很流行，志敏也偶有接触；他出身农村，对地主豪紳在乡中的为害

作惡，原是感触很深的，這些文章就鼓動起他的反抗情緒，他和十幾個在校的九區學生，經常在課後跑到校外草坪上去談論，後來，就組織了一個“九區青年社”，決定要反對九區的土豪劣紳。

漆工鎮上有一家大商店“邵鼎豐”，老板邵襄臣，靠放“加一老利”的債發了財，除去這一座大商店外，還是一個擁有一千多担谷的大地主。他放債一元，一月的利息就是一角；農民在年初借他一元，年底就要還他二元二角。借他的錢，實是等於吃毒藥。他還養著一批流氓、煙鬼，用來逼租勒債，常常弄得債戶家敗人亡。有一次志敏去姐夫家，正碰上幾個鴉片煙鬼，在一個寡婦家里尋鬧，賴著不走，志敏很氣憤，一問，才知是替“邵鼎豐”討債的。他憤慨地對他姐夫說道：

“邵襄臣總會有一天要死在我手里，將來我要敗他的家……”

他姐夫笑著說道：

“你姓方，他姓邵，你怎樣能將他家敗掉呢？”

志敏當時不知如何回答是好。現在他們組織了“九區青年社”，他就首先提出來，要打倒“邵鼎豐”。

他們沒有能夠打擊“邵鼎豐”，因為這時候弋陽演起了選舉議員的把戲，有人傳來消息說，張念誠在九區操縱選舉，想當議員。他們商議了一下，決定先回去打擊張念誠。

民国以来，各地都開起了选举把戏。于是，地方上的一些土豪劣紳，就憑空發起財来。他們操持选举，捏造选民册，用选民册和运动买票的土劣講价錢。竞选的人拿錢买到选票，雇人写上自己的名字，就可以成为議員了。張念誠是九区的一个大地主，他除了靠出租土地和放高利貸剝削农民外，还勾結官府挑詞架訟，敲詐勒索，無惡不作。眼前省議會要进行选举，正是他向上爬的大好时机，一心想撈个“省議員”当当，他聳着肩得意洋洋地对一班劣紳說：

“我的詩書算沒有枉讀，这下要参預国政了……”

志敏他們听到了这些消息，便都赶回来。分头去宣傳鼓动，他自己并写了一篇文章，揭發張念誠十条罪恶，貼在王沙岭黃天寿飯店的走廊板壁上。張念誠气坏了，他暴跳如雷地叫嚷着說：

“我要鬧得他全家鷄飞狗跳！”

張念誠联合了各乡地主、恶紳五十多人，借討論选举經費問題在漆工鎮召集会議，要方志敏出席，想當場給以迫害。志敏的父亲吓得战战兢兢，扯着兒子不讓去。志敏躺在床上想着去开会的对策，一伙同学对他开玩笑說：

“老方，張念誠是你的朝爷老（志敏在張念誠女婿家搭讀时，張念誠看他聪明，强認他作了义子），你敢推倒他？”

“什么朝爷老，”志敏一下子站起来，說道。“非推倒他不可！走，你們帶上家伙，馬上就去！”他穿上灰布長衫，一手拿着白紙扇，一手掄着文明杖，大模大樣地，就去開會了。

志敏一個人走進了會場，屋外看熱鬧的人看着他那俊秀的面孔，文質彬彬的風度，都替他捏一把汗。張念誠一見志敏走進來，就立刻擺出凶惡的面孔，對志敏說道：

“今天要你到此，非為別事，就是要問你搞的什麼蛋！你破壞選舉，要受官府的制裁！你為什麼要跟我作對？老實講來！不識相，就要對你不客氣……”

志敏站起來，從容地搖着白扇，有意用使屋外看熱鬧的人都聽到的聲音說道：

“選舉，是國民的權利，到一定年齡的人，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，你有選舉權，我們也有選舉權，你可以競選，我們也可以反競選，這在歐美各國都不乏先例，一點也不犯法。選誰，這是我們的自由，是大家的自由，大家自然要選舉好人，德高望重的人。”說到这里，他話鋒一轉，指着張念誠的鼻子說道：“你張念誠，剝削佃戶，壓榨農民，放高利貸，勾結官府，挑詞架訟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土豪劣紳，大家能夠選你嗎？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張念誠大喝一聲，手把桌子拍得震天地响，他實在沒有想到這個他看着長大的孩子，胆子竟這樣大，

懂得的竟这样多！他滿面脹紅，張着口，竟气得什么話也講不出了。

“对不起，”志敏把手一拱說，“你們既然没什么話說，我走了！”

他紧攥着手杖，大搖大摆地走了出来。等張念誠領人追出来时，一大群拿着梭标、木棍的青年，已拥着志敏走远了。

張念誠受了这一番奚落，很不甘心，晚上就教唆鎮上警察派出所的巡官，带人到湖塘村来捉志敏。警察打进志敏家里，志敏却早已得了信，跑到屋后来龙山上去了。

“把你的兒子交出来！”巡官搜索不到，向志敏的母亲吼着。

“我兒子到南昌去了！”

“这长褂子不是你兒子的嗎？”

“不是，是我女婿的。”老太太鎮靜地应付着。

巡官望望屋后的来龙山，树木森森，黑压压一片，憑他带的这几个人，到哪里去找？再看看屋里屋外，又不是个有油水的戶头，便搶了那件长衫，乱嚷了一陣，領着人去了。

張念誠仍不死心，伺机报复，后来一个青年社的社員，終被他栽赃誣陷，捉进牢里，坐了十个月班房。志敏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向法院遞了好几次申辯，花了

許多金錢，才將那個青年營救出來。張念誠則滿心稱快，逢人便說：

“只要我稍動一下指頭，就弄得他們坐籠子；他們這班年輕人想推翻我，說好听一點，正像屎缸蛆要推動大磨一樣！”

大家鬧了一場，這劣紳仍然占了上風。幾個有錢的社員，在這次鬥爭中，也被劣紳拉了過去，有些人灰心喪氣，覺得這個“社”沒有力量。不過，經過這次鬥爭，志敏同志得到了啓發，他初步認識到，必須要團結群眾，只是幾個人干，是什麼事也干不成的。

三

一九一八年，全國掀起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。志敏在學校里特別關心國事。以前他已听到了不少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，軍閥政府賣國求榮的事情。當時學校里的歷史課程，又恰恰講的是中日之戰。大家越听越氣憤，講堂上頓時形成了一種沉重緊張的空氣，學生們都要哭出來。講課的是一位青年教師，他並且把“二十一條”逐字念了一遍，最後歸結道：

“……這二十一條約，把一切立國的政治、經濟、交